



一个女医生对中国艾滋病群落的追踪

艾滋病手记

李锦华 著



云南美术出版社

1

赵莉放下笔，站起身拉开东墙长长的丝绒窗帘。一片金色的阳光涌了进来，房间内顿时盛满了生气勃勃、辉煌灿烂的春意。

她舒坦地伸了个懒腰，回转身将办公桌两侧的凳子挪了挪，站在那个不大的空间内，姿势优美地活动活动腰腿颈部关节，随后又挺胸收腹，双目平视，两手在脑后的风池、天柱、大椎几个穴位上轻轻按摩着。

明媚的阳光温柔地照耀着赵莉苗条而美丽的身躯，如聚光灯一样，把她蕴藏的美全都立体化地表现出来。她的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面部的五官、身躯和四肢十分匀称，好像是经过艺术家的精心设计，刻意雕琢，尤其是她的一笑一颦，娴雅、恬静、美丽，充满了东方女性的魅力。

她的身材修长，皮肤白净细腻，穿一件粉红色的紧身毛衣和一条黑色的弹力牛仔裤，更加显得艳丽大方，走起路来轻快又活泼。特别是她的头发乌黑油亮，飘飘曳曳直拖到腰际，像一片黑色的瀑布，起伏闪亮，时时会惹来一些女士嫉妒和羡慕的眼光。

一阵酸胀的刺激感从脑后放射到头顶，昏沉沉的大脑即刻轻松了许多，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赵莉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卫生科普报社两年多了，在她那一班的同学中，大家都说只有她的分工最差。她学的是中文，按她在班上冒尖的成绩以及上大学期间已在省级报刊发表了几十万字的散文、诗歌，而且一直任校刊编委的有利条件，她完全可以分配到一些经济效益好的出版社或是文学刊物去当个编辑，可她却自己向学校提出申请，来到了卫生系统这么一个连主编到记者加通联一共才有6个人的小报社。

赵莉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自己为什么要到卫生科普报社的真正原因。她的母亲是个医生，父亲又在药物研究所工作，一种先天遗传后天感染的基因，使她从小就对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高考时她曾打算报考医学院，可母亲说她胆小懦弱见到血都会发抖，这种性格根本不适合学医，她只好报考中文系。

兴许命运就注定赵莉与医学有缘。当她和班主任到出版社去联系学生实习的事项时，刚好卫生科普报社的钱主编也在副社长那里，班主任和他们是熟人，长时间不见，吹起牛便漫无边际。赵莉听钱主编谈到报纸已改为周报，编辑力量不够，调不到合适的人等等情况时，她的心里一亮，怯生生地问钱主编愿不愿让她到卫生科普报实习。

钱主编说早在报刊上看过她的文章，很有才气，欢迎她去实习。

赵莉在卫生科普报实习的几个月中，简直是忘命般地钻研医学科普知识、编辑业务，跟随着各个版面的记者去采访、调查，并且接二连三地写出了几篇社会性很强的通讯，其中的一篇还获得了全省新闻报刊评比好通讯一等奖。

实习结束时，卫生科普报社的全体同志都来做赵莉的工作，希望她到报社来，钱主编还为她的分配专程到学校去找

了班主任和系主任。

赵莉到报社半年后，就在她负责的生活版内，陆续开设了一些适合于中老年保健，优生优育知识的栏目，特别是她主持的“家庭顾问”专栏，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很受读者欢迎，两年来，一直保持着该报在省级评报中优秀栏目的称号。

赵莉的手指从脑后移到太阳穴上。倏地，她那秋水般的眼睛里闪烁出一道惊喜的波光。

透过明亮的玻璃窗，远远的“睡美人”山笼罩在一片早春的薄雾之中，朦朦胧胧，更加酷似一个俊俏的少女披着飘飘渺渺的轻纱，静静地仰卧在滨海边上。

赵莉从小就是看着睡美人山长大的。她的家在城西，这是远眺“睡美人”的最佳角度，“睡美人”的传说她不知听人讲过多少遍。那个美丽痴情的雨娇姑娘，为了寻找她的爱人，眼泪流成了浩浩荡荡的五百里瀚海，为了等待她的爱人，她化作了一座千古屹立的大山。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别人看“睡美人”山或是赏景或是拟人，而赵莉看“睡美人”山却有着另外一番境地和心情，特别是今天。

“千年万代，她还在苦苦地等待……三年了，我也和她一样，在默默地苦苦地等待。如今我的等待终于到头了……他就要回来了……”

赵莉俏丽的脸颊因喜悦和激动更加红润娇媚。昨天，她收到了郭玮的长信。郭玮在信中告诉她在美国的学业就要结束，告诉她再有两个月他就可以回国，告诉她自己迫不及待想见到她的心情，告诉她每一个与她相逢的梦境……

想起郭玮信中那些甜蜜的令人害羞的词语，赵莉的心中

又荡起春潮。

现在是上午，而波士顿还是茫茫黑夜，她心爱的人正在梦乡。“他睡得好吗？他今天的梦里有我吗？他知道我正在这里想他、念他、等他吗？……”

叮咚……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截断了赵莉遥远的遐想。

赵莉一惊，愣了一会回过神来。她下意识地回过头，是搁在通联办公桌上的电话在响。

办公室内空无一人。她这才想起今天一早大家都出去了，钱主编到新闻出版局开会，两个人出去采访，一个人到工厂校样，一个人去看零售报刊摊点上一期的销售情况，今天是轮到她守办公室值班的。

她连忙将散乱在额前的一缕秀发捋到脑后，快步走过去拿起话筒。

“您好！科普报社。”她用十分柔和的普通话说道。

话筒里传来轻微的摩擦音，却无人回答。

她捏着话筒静静地等待着。

又过了一会，话筒内依然悄然无声。

“您好！我是科普报社。请讲话！”她重复了一遍。

话筒内传来一个急促地呼吸声。那人似乎非常痛苦地喘息了一会，终于怯生生地开口说话了。

“您好。我……我找赵……赵莉。”

说话人是个姑娘，滇南口音，话音清亮悦耳，大约二十岁左右。

“我就是赵莉。请问，您找我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吗？”

赵莉习惯地问道。自从她主持“家庭顾问”栏目以来，编辑部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每天都有人来咨询，特别是一

些中老年人，有的问煮排骨放醋到底放一勺还是两勺合适；有的问最近自感腹部疼痛，面色发黄是不是传染上肝炎；有的问丈夫年过五十性欲减退该服用什么药物。有一次，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从黑龙江打来长途，说他的未婚妻突然莫名其妙地抛弃了他，属不属于心理变态。

“您就是赵莉阿姨？”姑娘惊喜地问道。“我……我想问一问您……”

赵莉一愣。阿姨！自己今年25岁，连婚都没有结，大姑娘一个，怎么就成了阿姨？

她自我解嘲地笑着摇摇头。

姑娘的话突然噎住了，好一会没吭声。

赵莉收起笑容，温和地对着话筒说：“你说吧，什么事？”

“阿姨，我……我……”

“说吧。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她想到姑娘们羞于开口的一些生理卫生常识。

“我……我……”那姑娘又犹豫了一下。“阿姨，您懂的知识多，您能不能准确地告诉我，患了艾滋病的人，到底能活……活多长时间？”

“艾滋病？”赵莉一惊，仿佛有一股冷风吹过，她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艾滋病！谁患艾滋病了？”

她急促地问，同时按下了录音键。

艾滋病！这个近年来阴森恐怖的热门话题。“超级癌症”、“特级杀手”、“20世纪黑死病”、“世界瘟疫”……人们已经不知再用什么词汇来描述艾滋病这个可怕的病疫，似乎用尽人间恶语愤词，也不足以表达对它又恨又怕的心情。在这个省份，尤其是在医疗卫生单位，提到艾滋病，谁都会

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是……是……”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赵莉捏着话筒，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半晌，姑娘咽住了哭声。

赵莉关切地问道：“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朋友？”

“不……是……”姑娘抽泣着。

“是……你？”赵莉明白了。

对方没有回答。

“这……”赵莉心头一颤，说话的声音更加轻柔温和。
“能活下去，振作起来，别丧气，积极治疗，就会好的。我们国家，还有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一定……”

“医生……王医生也这么说……你们是在骗我……我看了……看了一些宣传材料，问过一些……都说这种病根本……根本就医不好……不能活……不能活……”话筒里抽泣得几乎听不清话语。

“不，能活！你别丧失信心。我们国家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省现在开展运用中草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还是好的……”赵莉放大声音，急促地说。

“没有用……没用……”姑娘无力地说。

“怎么会没用？中国中医研究院曾多次派出专家到坦桑尼亚，为那里的艾滋病人用中医中药治疗，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赵莉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刚编发的一篇稿件《艾滋病治疗药物和预防疫苗的世界研究情况》。“美国正在研制着一种疫苗。这种疫苗不仅可以预防感染，而且还可能在已被感染的人体内阻止病情发展。在美国的另一项研究中，5个艾滋病人经过了一个月的治疗，病

情已经好转许多。有一个人治疗前连楼梯都上不动，治疗后已能慢跑和抬重的东西了。还有，英国和法国……”

“不——我不要问这些。”姑娘突然打断了赵莉的话，急切地说。“我要问的是中国什么时候能有治疗艾滋病的药物、非常有效的药？”

“这……中国嘛……”赵莉犹豫了，一时回答不出来。

“没有？是吗。中国还没有特效的药物……没有……”姑娘的声音低沉下去。

“你别灰心，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的，很快就会有的……”赵莉安慰般地说。

“很快，什么时间？”姑娘有几分惊喜地问。

“这……也许，一两年，或者三五年吧。”赵莉的心中一片茫然。她不知该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年……五年……我……我等不及了……”姑娘嚎啕大哭起来。“阿姨，救救我……救救我……”

“你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赵莉心中一阵酸楚，急忙问。

“我叫顾……不……不……”说话声停止了。

“喂！你回答呀——”赵莉喊了起来。

突然，电话挂断了。

整整一个星期内，赵莉都在折腾那一段电话录音，放过去倒回来，听了不知有多少遍。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沉甸甸地像盖上了一层铅。

她说不清楚，当在电话中听到那个把她称之为阿姨的陌生姑娘哭喊着救救她的时候，自己的心就犹如撕碎了一般，疼得难受。

从这一小段录音分析，这个患上了艾滋病的姑娘还很年轻，而且还保留着纯朴和善良，可像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患上了艾滋病？她的感染途径是什么呢？

自从1989年在中国西南某省监测发现了146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后，对艾滋病的宣传和预防已成为了政府和卫生部门的重要工作和任务。卫生科普报在每年的“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前后，都要用大量版面，陆续刊登一些有关艾滋病的临床症状、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各方面的卫生知识。

赵莉这两年编过不少有关艾滋病的科普稿子，对艾滋病这个烈性传染病也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了解，但却从未见到过一例艾滋病患者，她几次到医院采访，希望能找到几个艾滋病人，了解一下这些患了“超级癌症”的人们痛苦的内心世界，结果一无所获。

很明显，这个打电话来找赵莉的人是抱着求生的极大愿望，但她为什么不说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为什么话未讲完就挂了电话？

这天上午，赵莉又在听录音，通联小王抱着一大摞信件进来了。

“怎么，你是百听不厌呀？”小王将手中的东西抛到办公桌上，走过来啪地关掉了录音机。“让我们静静心多活几年好不好？拜托你啦，小姐。”

“唉——”赵莉满面愁容，缓缓地拔掉插头，将录音机收进抽屉里。“我这些日子就怎么也静不下心，听着这哭声就心酸，这是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哪！可是，隔不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五载，这个生命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人世间就再也没有这个声音了……”

赵莉的话音里充满了忧郁和伤感。

小王正忙着往几个编辑的办公桌上分发信件和稿子，听到她的话不由停住了手，抬起头惊诧地看了她一眼。这个比她小两岁，却又比她早到报社一年的小弟弟最喜欢和赵莉开玩笑，遇上赵莉有困难时乐意帮忙却常常要倚小卖老，摆出一副老资格教导赵莉几句。

“哎哟！你这大小姐这可真是看兵书落泪，为古人担忧。俗话说，愁一愁白了头。小心把你漂亮的脸蛋愁出了九寨沟大寨田，郭玮回来将你甩了怎么办？”

小王偏头看着赵莉做了个怪相，将几封信重重地甩到了赵莉的桌上。

赵莉“咕”地笑出声来。“你这种人呀，毫无同情心。”

“我没有同情心？”

小王将头上那顶老气横秋遮阳帽朝脑壳后一转，大步窜了过来，拖过赵莉面前的一张凳子，咚地往地上使劲砸一下，然后一个骑马式坐下去，两只眼睛直瞪着赵莉。“我他妈吃饱了撑着要对这类人表示同情心。你不知道这种病比瘟疫更可怕，没任何人敢去接近。她是自作自受，这叫自食其果！我的同情心只能送给灾区、扶贫、希望工程。”

赵莉瞪了小王一眼。“话也不能这么说，这些人的命也是命，传染上这个绝症也有无辜者。你没听见那哭声，简直是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生命对谁都只有一次。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呢？”

“哈哈，我们赫赫有名的赵大记者什么时候改行要去当救苦救难的菩萨啦？你该不会走遍世界，去普渡众生吧。”小王大笑起来。

“走……”

赵莉的脑海里突然闪出一道亮光。“小王，这些年虽然

许多报纸都报道过艾滋病的危害，但都是局限于科普性质。如果我们想办法找到打电话的这个病人，从人性的角度去了解，探索这些绝望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那么……”

“什么？”小王从凳子上蹦了起来。“你发疯了？你不要命啦？你难道不知道艾滋病毒的感染率吗？医院都不收这种病人。别人是听见了惟恐避之不及，你反而凑着上去。你简直是乱七八糟……”

赵莉的心绪确实很乱，从接到那个电话后，她就没有开心过。那个陌生姑娘的哭声，求救的呼喊声一直在缠绕着她，怎么甩也甩不掉。

她想去找那个姑娘。是出于职业的新闻敏感性、责任心，还是出于女性的同情心，她也说不清。

2

钱勇的情绪才是真正地糟透了。

一连几天，他将自己关在主编室内，除了审阅签发了两期稿件，就是给邮局的报刊零售部、邮发部，以及各家熟悉的报刊杂志社打电话，详细了解今年内省级报刊的发行情况，顺便问问一些同行对今后报纸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有什么看法和高招。

现在，钱勇已经体味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对各行各业的影

响和冲击。

几年前，一些报刊就开始在创办实体，寻找企业靠山，开辟新的报刊阵地，闹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钱勇还站在一旁看热闹，无动于衷。他一直认为，科普报是财政拨款，专款专用，抱牢的铁饭碗，不愁无饭吃。没想到几天前接到主管部门的一个通知，削减了拨给科普报的固定经费6万元，并且还说，为适应改革形式，今后还要逐渐减少拨款，最后由报社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6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科普报每年的经费是18万，如今一下子减去三分之一，又是周报，每期的印数是2万。这根本不够用的，特别是纸张在涨价，印刷费在涨，一切的费用都在涨。

逼上梁山，钱勇知道自己是没有退路了。办实体吧，没资金也没实力。找靠山吧，区区科普报没吸引力，那些大企业大财主都是冲着对自己有利的日报晚报去的。再搞一份综合性的报纸吧，如今各种各样的报刊，五花八门，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很难竞争。想来想去，钱勇决定只有把精力放在原有的科普报上，依靠医疗卫生部门的支持，提高报纸质量，抓热点新闻，重头稿，扩大发行量，稳定原来的定户，发展新的定户，特别是零售部分。

还没等钱勇将自己考虑好的一些措施在编辑部公布，参加年底评报会的编辑部主任又带来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评报会上，评报员们一致批评卫生科普报的质量下降，不如前两年，特别是近来好几期报纸都是局限于一般的理论性科普文章，新闻版更是泛泛而谈的机关消息，没有重头稿子。这个年度的优秀报刊评比，科普报落选了。

作为主编，钱勇感到难堪。他不想指责任何人，关键在

于自己，在于采用什么措施将报纸的质量抓上去。

而质量又在于好稿子，重头稿。

“你估计会找到那个打电话来的艾滋病病人吗？这么大的城市，几十万人口，大海里捞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主编钱勇对赵莉的想法颇感兴趣。他认真询问了事情的经过，静静地想了一会，提出了疑问。

“我心里也没底，但是我想试试看。”赵莉的眼睛骨碌碌转了转，像个顽皮孩子似地看着钱勇。

“艾滋病是前所未有的威胁全人类的传染病，由于艾滋病的流行，人类的性、生殖和血液等环境恶化了，所以它对人类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对艾滋病的恐惧威胁着人们，由于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有关的社会经济压力形成的政治和文化问题也威胁着各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艾滋病，认识艾滋病，我们卫生科普报能在这个问题上开展一些深入的调查和宣传，毕竟是件好事。”钱勇呷了口茶水，停顿了一下。

“前几天，我听防疫处的同志说，在今年上半年的抽样检测中，全国已检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0711 例，其中病人 741 例，死亡 397 例。今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8.6%。仅西南某省就占 8887 例……”

“这么多呀？”赵莉惊叫起来。“真吓人。”

“是吓人。专家认为，艾滋病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期，今年实际数字估计是 60~100 万，到 2010 年，可能会达到 1000 万感染者。专家们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 60~100 万的时候，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每年可达人民币 4600 亿元到 7700 亿元。所以，艾滋病将会成为政府棘手的

难题，又是民众恐惧的热门话题。遗憾的是艾滋病目前在老百姓中间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词，人们对这个世纪瘟疫将要带给人类几乎是灭顶的灾难还不大清楚。如果能找到这条线索，实地采访，最好能寻找到一些生活经历比较特殊的病例，搞成一个系列的综合报道，肯定能够吸引读者，从而提高对艾滋病的宣传效果，同时也能提高报纸的销量……问题就在于能不能找到这类病人……”

钱勇激动起来话特别多。他毕业于医学院，曾经在医院当过十多年的外科医生，后来不知怎么地写起科普文章，经常给各地报刊投稿，也多次获奖，最后被上级领导发现了这么个人才，就调到卫生科普报当了主编。他生性好动，高兴时会将手头的所有事情都甩开，扯上一帮小毛头凑在一块打扑克，输了照样蜷缩着一米七五的身子从桌子底下硬钻过去，全然不像个已经四十五六岁的大男人。

他站起身，从茶几上拿了个杯子冲上茶，递给赵莉，随后又往自己的保温杯里冲上水。

“我考虑了好几天了，打算先到卫生防疫站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从那里找到线索。同时也寻找姓王的医生。”赵莉说。

“这是个办法。另外，省、市艾滋病监测中心已经成立，一些地区设立了‘艾滋病初筛试验室’，据说还要在收容所及部分医院设立‘艾滋病监测哨点’，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看一下。不过，采访中你自己要多加小心，注意对自己的保护措施。”

钱勇注视着她，十分认真地说。

“我会注意的。钱老师，您就放心吧。”赵莉感激地点点头。

赵莉在那间狭窄黑暗的资料库里翻刨了几夭，终于将近两年各地一些报刊有关艾滋病的报导清理出来。她又骑着车在城里的书店跑了一圈，买回一些有关性病、艾滋病的书籍。她还得编好几期稿子，至少要够一个月用的。

在这种人少事多的报社，记者兼编辑，编辑也是记者，同时还得负责自己版面的校对。幸亏赵莉前一段时间到各地跑了一趟，写了好几篇稿子储存着，可以陆续刊用，加上通讯员寄来的一部分稿子，写得都不错，再配上点文摘、点评，这样也就可以编出四五期稿子来了。

每个星期一的上午是报社雷打不动的编务会，也就是编辑部里全体人员集中的时候。

这天上午，开完编务会，赵莉将自己编好的四期稿子交给编辑部主任肖明。

肖明接过稿子，看也没看就搁在桌子上，用一副老人般的眼光忧心忡忡地望着赵莉。他年纪不大，虽然是编辑部里的年长者，今年也才三十岁刚出头，可他的确显得超乎年龄的老成，说话办事慢条斯理，不急不燥。

“你考虑好呀，孩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肖明一字一句地说。

“我……”赵莉迟疑地想了一下，点点头。“考虑好了。”

“考虑什么大事呀？这么郑重其事，严肃认真的样子。”坐在桌子对面的吴祥林颇有兴趣地问。他负责新闻版，对任何事物都具有绝对地职业敏感性。

“怎么，要结婚啦？”文艺版编辑赵平一边整理着来稿，插嘴道：“婚礼在中国举行呢，还是飘洋过海去领略领略西方教堂的味道？哎——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哥们呀，恐

怕得请我们到四星级的宾馆去撮一顿，怎么样？”

“好啦，好啦，得上四星级。”二版编辑潘成林也凑合着。“否则太委屈我们赵莉啦。”

赵莉看了看肖明，耸耸肩膀，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

“结婚？她头昏！”

小王从收发室回来，还未进门就听到大家的玩笑，他跨进门来将一大摞信件、报纸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

“怎么啦？”

房里的人都被吓了一跳，莫名其妙地看着小王。

“你们猜，我们的这位大小姐要去干什么事？”小王的眼瞪得滚圆。

“什么事，总不会去杀人放火贩卖海洛因，看你那副大惊小怪的样子。”赵平嘲笑道。

“就是啦，小王历来就喜欢故弄玄虚，可遗憾的是新闻效率太低。”潘成林补充说。他对小王刚才将信件报纸摔在他的面前，吓他一大跳的举动耿耿于怀。

“得啦得啦。”小王朝着赵平和潘成林摆摆手。“别打岔。你们知道赵莉要去干什么？嗯！她要去寻找艾滋病人。”

小王一边说着，一边走近赵莉，夸张地做出个惊恐万状的姿势，好像赵莉是个可怕的怪物似的。

“什么，寻找艾滋病人？”

几个人惊愕地同时喊出声来，神色紧张地望着赵莉。编辑部里一时静得出奇。

“真的吗？赵莉。”

呆了半晌，吴祥林轻声问道。

赵莉看看肖明，又看看几个同事，镇定自若地点点头。编辑部里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都疑惑不解。

“你这是何苦呢，赵莉。”吴祥林长叹了一口气。“好新闻好通讯哪个地方都能抓出来，没必要去干冒险的事。”

“就是嘛。采访艾滋病人，这完全是提着脑袋在地雷上跳舞，稍微一点疏忽就会将自己的命搭进去。再说，你又没有这方面的防护知识，危险呐。就连那些长年和传染病打交道的医务人员，提到艾滋病都会发抖，真可谓谈‘艾’色变。”赵平呷了一口茶水，低下头吐出喝进口的茶叶。“我劝你，放弃这个采访计划吧。没必要钻牛角尖。”

“哎，你们还记得1987年在西南某省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那个美国俄亥俄州的著名编辑布伦特吗？”潘成林的眼光扫了一下周围的人，特别提示赵莉注意。“当时他因病情加重在路上昏迷被送进了医院，以急性肺炎收住住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各种药物治疗无效引起了医院怀疑，最后通过多种方法和渠道证实了布伦特是艾滋病人时，顿时在医院和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曾经治疗过护理过布伦特的医生和护士如炸雷轰顶。据说，从那次事件以后，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拒绝治疗艾滋病。”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些资料。”吴祥林点上一支烟，长长地吸了几口。“在不少西方国家，从政府到民间，从军队到民众，从医院到学校，只要谈到艾滋病，就表现出极大的恐慌。1985年，美国的电影演员洛克·赫德森因艾滋病死亡，这使美国人对艾滋病的恐慌发展到一种人人自危的社会恐惧症。从1985年10月起，美国国防部决定对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兵实行艾滋病病毒验血检查，凡呈阳性者一律不准入伍。美国国务院从1987年1月起，对现役人员和新雇员进行艾滋病检查，带病毒者立即遭辞退。美国司法部也规定，从1989年12月开始，所有申请永久居留美国的